

白砥 编著

汉张迁碑
及其笔法

西泠印社



白砥
编著

汉张迁碑及其笔法

汉张迁碑及其笔法

西泠印社出版发行

杭州东坡路 90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16 印张:8

1999 年 2 月第 1 版 第 2 次印刷

印数:5 001—10 000

ISBN 7—80517—264—1/J·265

定价:15.00 元

浑雄沉穆

巧拙相生

《张迁碑》赏析

东汉隶书，其字形已基本走出秦及一些西汉隶书带篆意的束缚，由长而渐趋于扁，结构也日益简化，许多碑文则已达到绝对的工致，平稳匀称，与唐代工稳的楷书具有相似的审美感觉。在两汉长达几百年众多的隶书碑刻中，《张迁碑》的风格处于嬗变的中间状态。她字形不合规律，时扁时长，时大时小，用笔方中有圆，劲而内敛，就笔者感觉，其可与《石门颂》并列称为汉隶中最具风格特征，也最具艺术魅力的碑刻作品。

《张迁碑》全称《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》，刻于东汉中平三年（公元一八六年）二月。碑原在山东东平，现在山东泰安岱庙。此碑高二百七十公分，宽一百十五公分。碑阳、碑阴都刻文，碑阳十五行，每行四十二字，碑阴三列，上二列十九行，下列三行。碑额「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」十二字似篆若隶，风格与正文不同，却似乎又有某种联系。在汉碑中，这样的碑额似不多见。其布列颇特殊，上下紧密，甚至参差并连在一起，但行距分明。用笔既有篆书的圆转，又多隶书的方折，极其灵动飘逸，结构宽扁，不拘一格，自然而成，线质劲敛，坚涩中有柔婉，线形屈曲，极具动感，而又不显突兀。这种风格，即使在秦时带篆意的隶书中亦极少见。秦隶常遗有篆之古意，却多规律性，没有这般巧妙生动。世人学《张迁碑》，多疏忽其额书的审美价值，甚至不以为学习对象，实在令人遗憾。

对于刻石书法的认识与理解，向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。一种认为刻石书法大多粗陋，尤其是那些风化而写刻不工的文字，没有明确的笔法，不及墨迹作品那样的笔墨酣畅，提按分明，故言刻石书法不可学，至少不能作为主要的学习对象；另一种观点认为，刻石书法大多雄厚古朴，巧拙相生，而这正是墨迹书法所不及的，故字要写得深沉大气，非学碑刻不可。应该说，两种观点各有道理。前一种观点着眼于初学，由于刻石书法不及墨迹书法用笔清晰，故初学者者直接学碑刻书法，容易造成对用笔变化的疏忽；后一种观点立足于审美，指出了刻石文字不同于墨迹文字的审美价值，无论作为学习或创作取材，刻石文字都有墨迹文字不可替代的作用。笔者以为，学习碑刻书法，倘能先从

历代优秀的墨迹书法中练就一定的基本功，在基本掌握书法用笔方法的前提下，再加以研读、临习，收获可能会比一开始便直接进入碑刻书法的学习要大得多。另外，若能有一定的字外修养，比如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理解，对历代书法审美观念的变迁、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的了解，再去理解碑刻书法的审美内涵，对学习与掌握碑刻书法的内在美不无好处。也只有在审美上作宏观的把握，才能对碑刻文字有自己的认识，才能便于在临习时对其结构与用笔有独到的感悟。

《张迁碑》审美价值的被肯定，足以证明人们审美眼力的不凡。这件乍看上去「粗陋不堪」、「全无笔法」（清·万经语）的刻石作品，以其独到的魅力，为世人所钟爱，在于其不同于一般汉隶的独特品格。而构成其独特品格的要素，笔者以为大略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、线条浑劲沉实。

《张迁碑》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气象沉厚。但这种沉厚的气象与西汉的《五凤刻石》或后来东晋的《好大王碑》之类又有不同。《五凤刻石》浑穆，在其线条圆融粗实而漫漶，《好大王碑》浑厚，其线为圆而内劲，而《张迁碑》的浑穆，则是在方劲沉着的基础上又经风化而变得苍涩浩茫，使其更具重量感和凝聚力。窃以为，只有后世的《爨宝子碑》，其沉穆之气可与之相匹。而两汉其他一些隶书碑刻，诸如《西狭颂》、《乙瑛碑》等名碑虽也质厚，但与《张迁碑》相比，决非一个档次。好似今日之拳击手，一为重量级，一为次重量级或中量级，感觉到底不同。

《张迁碑》沉厚的质感，首先是因为其方折徐行的运笔方法造成的。除了横画的「雁尾」，撇、捺尾部间用圆笔收敛外，其余笔画无论起收大多使用方笔。其线条运行虽起伏不大，但擒敛中又有波磔，往往数道横画，粗细、走向、提按的节律都有不同，在含敛之中有活泼生动的感觉，因此重而不死。其二是线条粗实，一般的隶书，往往横细竖粗，但《张迁碑》的横竖撇捺，没有分明的粗细要求，变化不存在规律性，似乎是随手写（刻）出，至于何处应粗，何处应细，没有作过事先的预想。

二、字形不拘一格，错落有致。

碑刻文字，因其写刻时多以线框界，一字一格，无形中给写碑者有一种束缚，故大多数碑文多平均调停。《张迁

碑》却不同，字形有大有小，有长有扁，有正有斜，有疏有密。有些字理想中应写大的，实际却写得较小，有些则反之，有些字该扁的却写得很长。每字似乎摇摇晃晃，有一种不踏实感，但从整体上看，却是上下呼应，左右连贯。因此，学习《张迁碑》，协调字形相当关键。

三、结字巧中有拙。

《张迁碑》的结字，可谓一任自然，用一字概括，便是「拙」。「拙」非愚笨之谓，只要我们仔细观察《张迁碑》的每一结构，都觉得巧妙无比，这种巧妙已经去掉了雕饰的成份。碑中有许多字的重心并不稳。有的偏下，有的偏右，也有偏上或偏左的。总的看来，结字较紧束、内敛，没有《石门颂》那样的飘逸、纵横、疏朗，但其每字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却又处理得相当生动，挪让、呼应自然，这或许正是其不同凡响之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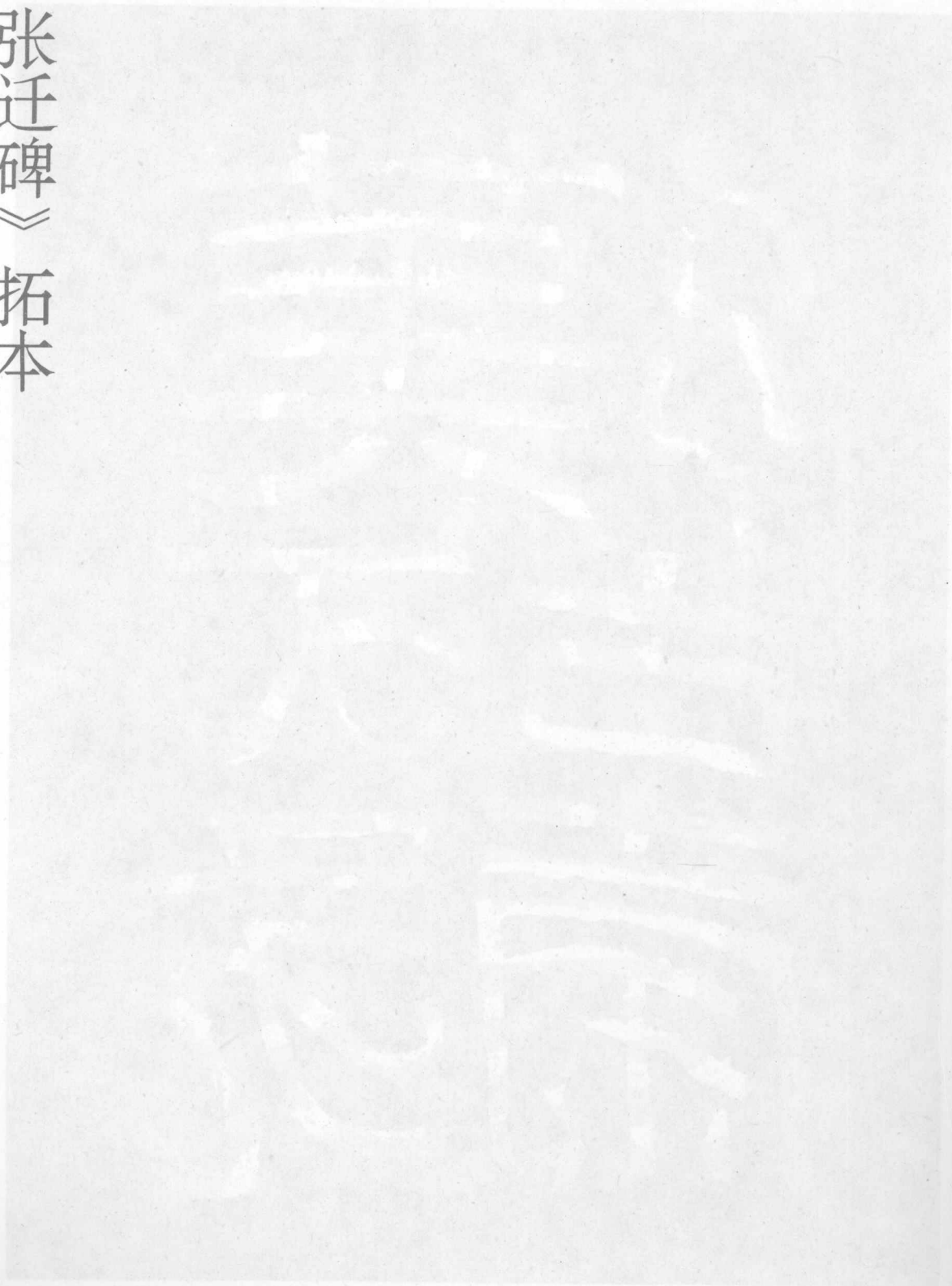
在临写《张迁碑》时，我们似应注意以下几点：一是其方笔，最初可能是有明显刻痕的，但经过风化，这些刀痕变得模糊，使人感觉方而不利，已经没有火气。二是其线质，沉雄之中有柔和，临写时切不可一笔带过，而须凝神静气，将笔锋涩入纸中，边提边按，讲究笔、墨、纸的最佳协调。三是其结构，不能将之程式化，字形大小错落，强调上下左右的关系。同字的不同造型，同偏旁不同写法，同笔画的不同感觉，这是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。

期望所有《张迁碑》的爱好者都能走进她的世界，把握她的感觉，最终再从她的世界走出来，形成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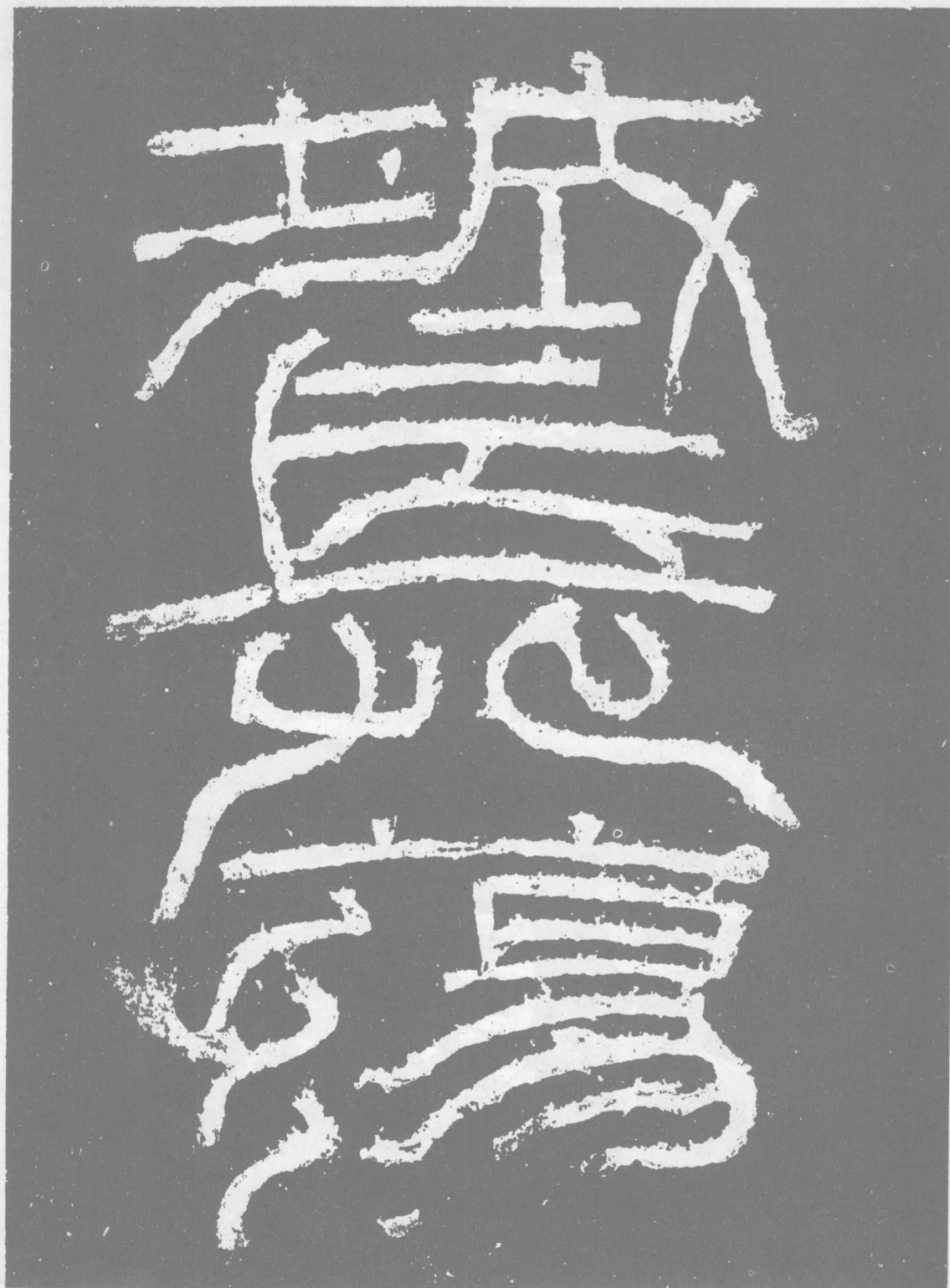
白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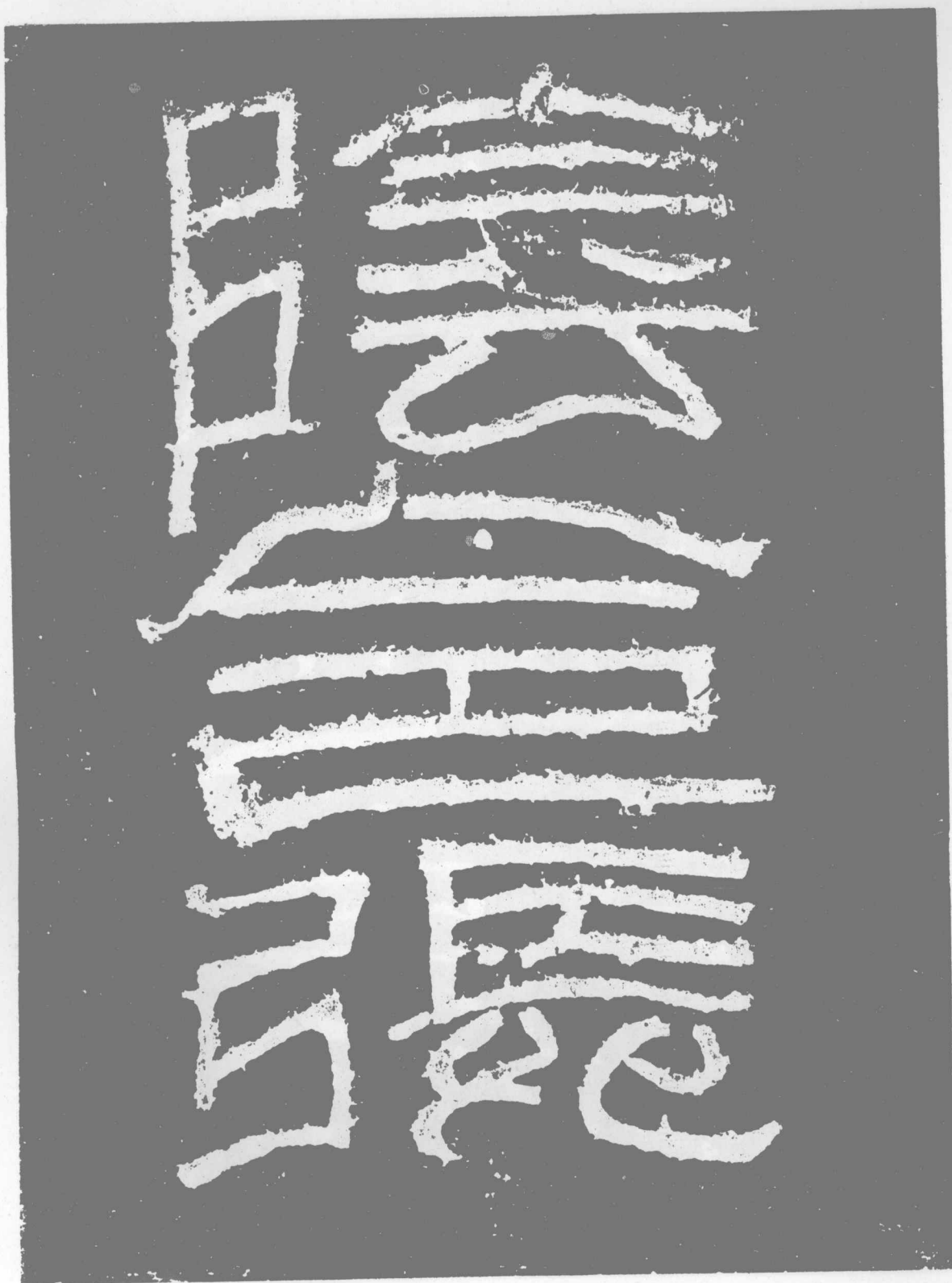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九六年十月于中国美术学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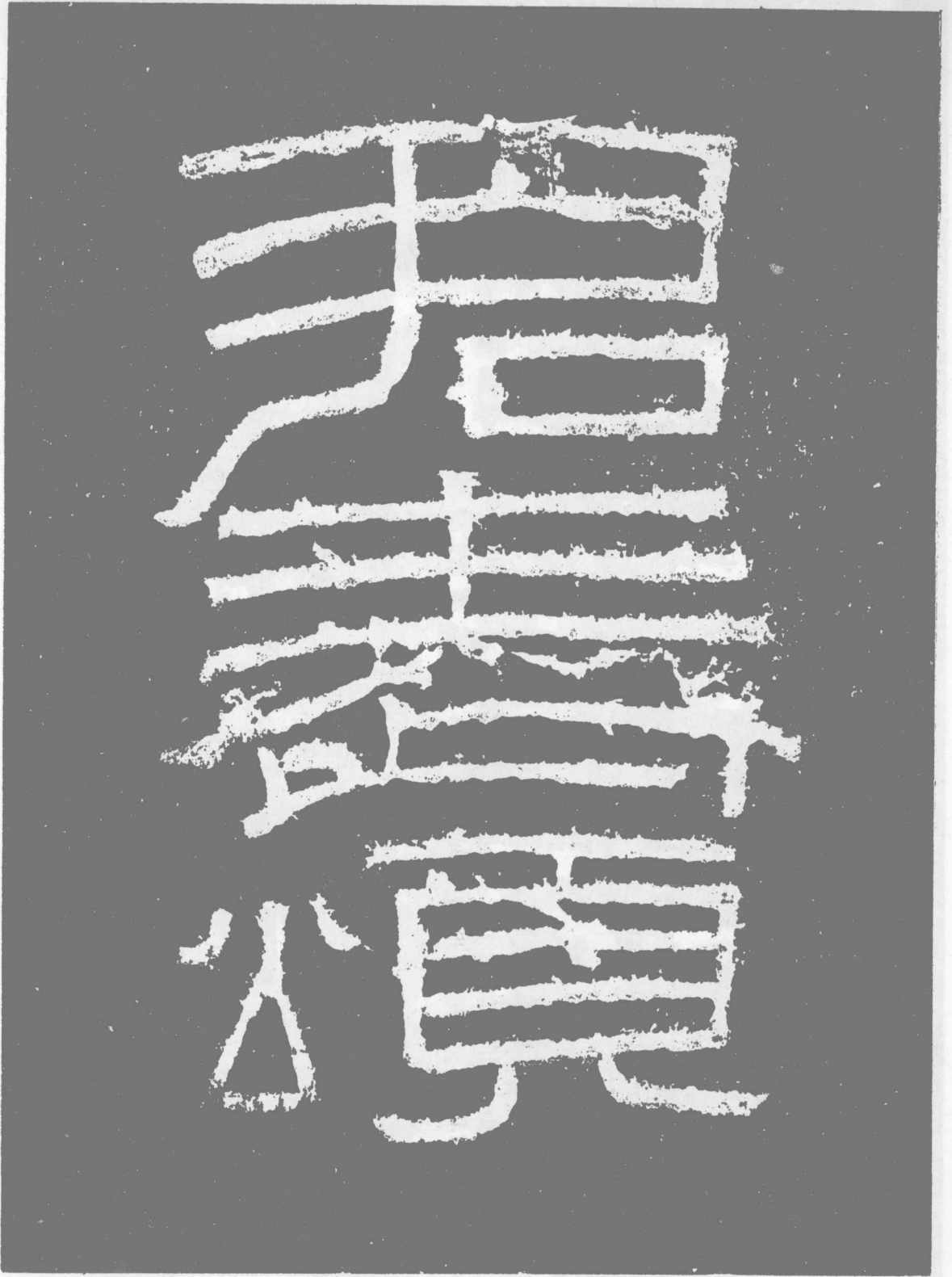
《张迁碑》拓本



德壽堂







君諱遷字公
方陳留己吾
人也君也走

出自有周周
宣王中興有
張仲以孝友

為行披覽詩
雅興有
高而龍興
雅興有

張良善 用 壽
荒 在 惟 莫 生
內 決 勝 負 年



里少外析珪
於畱文景出
間有張釋之